

懷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元帝

○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
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
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
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
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

建賢主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
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
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
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
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
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
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
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
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
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
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寒責赤責之異亦深切
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
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覲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
大幾旣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
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
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讎率江
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
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強自立於群雄之
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
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而私意蔽之甚

可歎息也

溫嶠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
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
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日奉
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
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
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
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旣以委質爲
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
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
奉檄勸進微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
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
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
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
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亦私欲而已苟可
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爲此三
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
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
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

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
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勲烈如此浮雲之過
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
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
身無愧焉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
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宋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
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却鑒蔡
謨等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
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群羊以攻猛虎不格
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知知而許之則
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
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
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
情陰使却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
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

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者
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
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
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
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
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
要理資序未達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
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
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關底謝安謝
安持幸未陳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
氣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符
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眾來謝安必有以料
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
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符堅
若不以太眾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
因問萬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
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回事
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
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
乃獻金鼓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

此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顏亮幸而捱得他死身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爲遷延以俟其死不辛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南軒張氏曰苻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

謝安
方略
素定

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河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于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目中

謝安
誠與
不合
東晉
人物
中傑
出

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明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巢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爲謝安

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著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桓溫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

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與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感之病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埏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自爲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旣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遼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條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

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俾得公由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迹酒荆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

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
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宋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
子房然却學得子房默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
耳他却直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
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
居之安久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
之柄而有隲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
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久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
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賴信之
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宋國懷王
信讒疎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
之江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渡江而死
韓爲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
結客爲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

四賢
君臣
之義
重

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績韓後秦
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
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
而勸昭烈跨有荊益圖霸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
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及桓
玄篡逆劉裕起自布衣誅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
之威晉祚將易旣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
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
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
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手勅曰賊勢
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
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可謂謬
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爲之障
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
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有世民耳不然
事未可知也○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
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

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驚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此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人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苟不以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太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反以堂堂義之師自

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爲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問言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言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 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別立宗英然當時事勢中宗却未看正綱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高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爲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於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爲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他地狄梁公終死於周然薦得張柬之之能反正又問呂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呂后只是一箇村婦人因戚姬遂遷遷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爲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

人主
用相
必要
專一

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
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問武后之禍曰前輩
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
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哉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主不誅武后事曰武氏
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爲予奪輕
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
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
觀之五主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社稷何
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爲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
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主若
正太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
告于宗廟誅此老嫗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
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
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
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
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
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

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佞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爲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僥求則謹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
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
乃無妄之疾緣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
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
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
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
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
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
故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
而卽位分明是篡功過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拚可
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
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
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及剛愎不明
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
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曾中無所見則何以

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鑿輿之出有自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才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

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
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
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
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
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瀕於
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
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
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
遠或近或去或不夫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
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
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
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
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旣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爲古今集驗
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
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
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

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園囿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擅音樂減駟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氏曰楊綰爲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爲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爲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它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

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
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
壯者生而不用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
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
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
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
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
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
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
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

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
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
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巡

張巡之才
之義
之功

陳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
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才也
驅市井數千之眾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
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
也明君臣之太分識天下之太義守死而不變斯

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太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況其驢驘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其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優尚之勢當然也節久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爲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爲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自太宗啓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友選武才人以刺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爲中國患而潘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爲所致也

元城劉氏曰詳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

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而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其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友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爲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妄之術者苟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爲萬世之太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主行

一不義殺一不幸而得天下不爲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鑒絕哉○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是故人主欲懲三省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人

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儒蓋察當明而儒及害
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儒孝宣明矣
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
不明高宗則儒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
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
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
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
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去
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
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
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
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
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
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
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
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
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
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

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
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
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
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
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
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
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
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
氏術也○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
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
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
理會得事堅不受○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
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
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
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
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之其利心一也○問唐官
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爲唐
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
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官官那時若有人似
尚可爲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

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黃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爲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太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場如單超徐璜也作恠一場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恠一場這是甚麼時節或云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太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真是無著手處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莘作詩史以爲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珉而末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末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東萊呂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并田最先壞其次封建其他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兩漢以來明

真千
古英
雄之
將

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踈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道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汚蹇淺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爲之謀

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昆蟲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

七制
三宗
何為
不錄

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邪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

宗何為不錄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